

列 寧

關於用實物稅
代替餘糧收集制的報告



定價 700 元

列 寧

關於用實物稅 代替餘糧收集制的報告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五日在俄國共產黨(布)
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ДОКЛАД О ЗАМЕНЕ РАЗВЕРСТКИ
НАТУРАЛЬНЫМ НАЛОГОМ

本書譯文以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十六卷所載
《論物品稅》的譯文爲基礎，根據《列寧全集》
俄文第四版第三十二卷校訂了一次。

列 寧
關於用實物稅
代替餘糧收集制的報告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740·787×1092 1/32·88印張·12,000字
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22,000 定價：700元

關於用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報告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五日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次
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關於用賦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問題，首先而且主要地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實質，乃是工人階級對於農民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就是說，我們必須把這兩個主要階級（這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或協調，將決定我們整個革命的命運）之間的關係加以新的，或者我要說，也許加以更慎重的和更正確的補充的考察和某種修正。我不需要把關於這種修正的原因問題詳加論述。自然，你們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有多少事件（特別是由於被戰爭、破壞、軍隊復員以及極端嚴重的歉收所引起的極端尖銳的貧困而產生的事件），有多少情況，曾使農民底處境特別困難，特別尖銳，並不可避免地增強了農民離開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方面動搖。

現在，就這個問題底理論的意義，或者就這個問題的理論的看法說一兩句話。無可懷疑的，在一個小農生產者佔人口極大多數的國度裏，只有經過一系列的特殊的過渡辦法才有可能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些辦法，在工業和農業中的僱傭工人佔大多數的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度裏，是完全不需要的。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度裏，有着在幾十年當中形成的農業僱傭工

人階級。只有這樣一個階級，才能够在社會上、經濟上以及政治上成爲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個支柱。只有在這個階級充分發展的這個國度裏，從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才能够不需要全國範圍內的特殊的過渡辦法。我們在許許多多的著作當中，在我們所有的演講當中，在我們所有的報紙上面，都着重指出，在俄國情形不同，在俄國，工業中的工人僅佔少數，而小農則佔着絕大多數。在這樣的國度裏面，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兩個條件之下，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第一個條件是一個或幾個先進國度裏的社會主義革命對它及時的援助。正如你們所知道的，爲了爭取這個條件，我們比起以前來曾做了許多的工作，然而還遠不足以使這個條件成爲現實。

另一個條件，是實現自己的專政或掌握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與大多數農民間的聯合。這種聯合，乃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它包含着一系列的辦法和過渡。在這裏，必須說，在我們全部的宣傳和鼓動工作當中，我們必須率直地提出這個問題。有些人把政治理解成爲小手法，這種小手法有時幾乎歸結爲一種欺騙，在我們當中，對於這種人，必須予以最堅決的斥責。必須糾正他們的錯誤。階級是欺騙不了的。三年以來，我們曾進行了很多工作去提高羣衆的政治覺悟。羣衆從尖銳的鬥爭當中學會得最多。根據我們的世界觀，根據我們幾十年來的革命經驗，以及我們革命底教訓，我們必須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這兩個階級底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小農不要工人所要的東西。

我們知道，在其他各國的革命未到來之前，只有與農民聯合，才能挽救俄國的社會主義

革命。在一切會議上，在所有的報紙上，我們都必須這樣直截了當地說。無論如何，我們不應當設法隱瞞什麼，而必須爽直地說，農民不滿意我們和他們之間所建立的這種關係底形式，他們不要這種關係底形式，並且不會再這樣生活下去。這是不容爭辯的。農民底這種意志已經確定地表現出來了。這是廣大勞動羣衆的意志。我們應當顧及這一點，我們是十分清醒的政治家，所以能够爽直地說：讓我們來重新審查我們對農民的政策吧。直到此刻所存在的這種情勢，是再也不能繼續保持下去了。

我們必須對農民說：「你們要向後轉，你們要完全恢復私有財產和自由貿易，——可是這樣做意思就是說要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滾到地主和資本家底政權之下。許許多多歷史的實例和革命的實例，都證明了這一點。共產主義入門，以及政治經濟學入門中的極小的議論，都可以證實這一點的不可免。讓我們來分析一下吧。農民要和無產階級分離而倒退到——並允許國家倒退到——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方面去，這對於農民合算不合算呢？計算一下吧，並且讓我們一同來計算一下吧。」

我們以爲，如果計算得正確的話，那末雖則在無產階級底經濟利益與小農底經濟利益之間，有着我們所認識到的深刻的差異，但結果將是有助於我們的。

從資源方面來說，不論我們的處境是如何困難，然而滿足中農的任務，是必須予以解決的。農民成爲中農的人比以前更多得多了，矛盾已經緩和了，土地較平均地分配使用了，富農已經削弱了，並且大部分是被剝奪了，——在俄羅斯比在烏克蘭要多些，在西伯利亞則比

較少些。可是，整個地說來，統計材料完全無可爭辯地指出，農村已經是平衡了，相齊了，這就是說，富農與無地農民之間的顯著的鴻溝已經填平了。人人都變得更平等些了；整個說來，農民都已達到中農底地位了。

我們能否滿足這種中農之爲中農，這種有其經濟特徵，有其經濟根源的中農？如果任何共產黨人夢想在三年之內可以改造小農底經濟基礎和經濟根源，那他自然是一個空想家。其實——用不着隱瞞罪過——在我們中間有不少這樣的空想家。但這一點並沒有什麼特別壞的地方。如果沒有空想家，那麼麼能够在這樣的一個國度裏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呢？自然，實踐已表明了：農業集體經營方面的各種各樣的試驗和創舉，可以起如何巨大的作用。但是實踐也表明了，當人們滿懷着最善良的意圖和願望，到鄉村去組織公社和集體農莊，但由於缺乏集體經驗而不善於經營時，這些試驗本身也曾起了消極的作用。

你們很知道，像這樣的例子有多少。我重複一句，這是不奇怪的，因爲改造小農的事業，改造他們整個心理和習慣的事業，乃是好幾代的事業。只有物質的基礎，只有技術，只有在農業中大規模地運用拖拉機和機器，只有大規模地實行電氣化，才能够解決這個對小農關係的問題，才能够可以說使他們的整個心理趨於健全。這便是根本上與最迅速地改造小農的辦法。我說是需要好幾代，這不是說需要幾個世紀。你們都很清楚地知道，供給拖拉機、機器以及使一個巨大的國度電氣化——這樣的事業，無論如何是不能少於幾十年時間的。客觀情況就是如此。

我們應當盡力滿足農民的要求，他們沒有得到滿足，他們不滿意，並且他們的不滿意是合理的，也是不可能滿意的。我們應當對他們說：「是的，這樣的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如何去滿足農民呢？滿足農民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可以從哪裏去找怎樣滿足農民這個問題的答案呢？自然是從農民底那些要求本身中去尋找。這些要求，我們是知道的。但是我們必須檢查這些要求，我們必須從經濟科學的觀點去審查我們所知道的關於農民的經濟要求的一切。把這個問題深刻地研究一下，我們立刻就會對自己說：實質上可用兩件事來滿足小農：第一，要有一定的流通自由，即給小私有者自由；第二，要供給他們以商品與生產物。然而如果沒有什麼可流通的，那末流通自由又有什麼用處呢！如果沒有什麼可供交易的，那末貿易自由又有什麼用處呢！那將只是一張廢紙而已；階級是不能用廢紙滿足的，而只有物質的東西才能滿足的。這兩個條件，必須好好地加以理解。關於第二個條件，就是我們如何供給商品，我們是否能夠供給商品的問題，我們以後來談。至於第一個條件，就是關於流通自由的問題，我們必須詳細地論述一下。

流通自由是什麼呢？流通自由，就是貿易自由，而貿易自由，就是說倒退到資本主義去。流通自由和貿易自由，就是指各個小所有主之間的商品交換。我們大家，只要學過馬克思主義入門的，都知道，這種流通自由和貿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商品生產者之劃分為資本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劃分為資本家和僱傭工人，這就是說，會重新恢復資本主義的僱傭奴隸制，這種制度不是憑空從天上落下來，在全世界正是從小農商品經濟中生長起來的。這

一點我們在理論上知道得很清楚，並且在俄國，凡留心觀察小農的生活和小農經濟條件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這一點。

於是有人就問：那末怎樣呢，共產黨是否可以承認並採取貿易自由呢？這裏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嗎？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答覆說，自然，這個問題在實際上的解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事先就預見到，並且在與同志們的談話中得知，用賦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初步草案（就是已分發給你們的草案）中，發生問題最多的——這些問題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

就是關於在地方經濟流通範圍內允許交換這個問題。這一點是在第八段的結尾中說到的。這是什麼意思呢？它的範圍是怎樣的呢？如何才能實現它呢？如果誰想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就可以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誰就錯了。我們將從我們的立法上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的任務，只是在於規定原則上的路綫，提出口號。我們的黨是一個執政的黨，黨的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定，是整個共和國所必須遵守的，所以在這裏，我們必須在原則上決定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在原則上決定這個問題，把這一點通告農民，因為播種已近在眼前了。然後我們又必須推動我們整個的機關，運用我們一切的理論力量，我們全部的實踐經驗，以便來考察一下這一工作究竟應該如何進行。從理論上說來，可否這樣做呢，可否在一定的程度內爲小農恢復貿易自由和資本主義自由，同時又不因此而破壞無產階級政權的根基呢？是否可以如此做呢？是可以的，因爲問題只是限度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够獲得哪怕是數量不多的商品，並把它們掌握在國家手中，掌握在有政權的無產階級手中，並且能够將這些商品投於流通之中，

那末，我們，作為國家，就能够在政治權力之上增加經濟的權力。將這些商品投入流通，便會活躍小農經濟，而這種小農經濟，目前在戰爭和破產的艱難條件底壓迫之下，在小農經濟無法擴展底壓迫之下，已經可怕地凋敝了。只要小農一天為小農，就必須要有與他的經濟基礎即與小規模的個體經營相適應的一種刺激、一種推動力和鼓勵。在這種場合，你就不能跳出地方流通自由。如果這種流通，可給國家足應付城市、工廠和工業需要的某種最低數量的穀物，以交換工業生產品，則在那時，經濟的流通將會這樣地恢復起來，就是：這時國家政權，仍舊會保持在無產階級手中，而且會愈益鞏固起來。農民要求在實踐上向他表明，在自己手中掌握工廠、工業的工人，能够與農民建立流通。在另一方面，一個交通不便、幅員遼闊、氣候懸殊以及農業條件不同等等的巨大農業國度裏，不可避免地預定要地方農業和地方工業在地方範圍內的一定的流通自由。我們在這一方面曾經犯了很多錯誤，走得太遠了：我們在商業和工業的國有化的道路上，在停止地方流通的道路上走得太遠了。這一點是否錯誤呢？無疑地是錯了。

在這一方面，我們簡直犯了很多錯誤；如果看不到並且不理解我們沒有保持限度，不知道如何去保持這種限度，那真是一種莫大的罪惡。但也有出於不得不然的：直到今天，我們一直是生活在如此狂暴、如此空前嚴重的戰爭條件之下，以致使我們在經濟領域內，除了依照軍事方式行動外，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一個破產的國度，竟然支持了這樣的戰爭，這實在是一個奇蹟。這個奇蹟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從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經濟利益中產

生出來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用他們的羣衆的熱情創造了這個奇蹟；這個奇蹟造成了對地主和資本家的抵抗。同時，我們會走得比理論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更遠一些，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我們在鼓動和宣傳當中是不需要把它掩蓋起來的。我們在相當範圍內可以准許地方上的自由流通，不是破壞，而是更加鞏固無產階級底政權。至於如何來進行這件事情，這是一個實踐的問題。我的任務是在於向你們證明，這在理論上是可以的。掌握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如果它手邊有任何資源的話，它完全能夠將這些資源投於流通之中，藉以達到在一定程度內滿足中農，在地方經濟流通的基礎上，滿足他們。

現在，關於地方上的經濟流通問題講幾句。但我必須預先講一下關於合作社的問題。自然，在地方經濟流通的條件下，我們是需要合作社的，而目前我們的合作社是處於過分窒息的状态中。我們的黨綱着重指出，最好的分配機關，就是資本主義所遺留下來的合作社，這個機關是必須保存下來的。這是在黨綱上說的。這一點，我們是否執行了呢？還非常不够，而且某些部分完全沒有執行，加之部分地是由於錯誤，部分地是由於軍事上的需要。合作社在經濟關係上分化出了較善於打算、較高級分子，這樣在政治上也就分化出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是一種化學上的定律，——這是沒有辦法的！（笑聲）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些是些有意或無意地恢復資本主義和幫助尤登尼奇之流的人們。這也同樣是一種定律。我們必須同他們進行戰爭。要是作戰，那就要按照軍事的方式來做：我們應當保衛自己，而且我們已經把自己保衛住了。但是我們能否仍舊不變地留在目前的狀況下面呢？不能。因

此把自己的手脚束縛着，將絕對是一種錯誤。這就是爲什麼關於合作社的問題我建議要通過一個決議的原因，這個決議是很短的，我現在把它讀出來：

「鑒於俄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關於合作社問題的決議完全是以承認餘糧收集制底原則爲基礎的，而餘糧收集制現在已代以實物稅，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茲特決定：

取消上述這個決議。

代表大會責成中央委員會應依據俄國共產黨綱，並適應用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這種情形，制定並在黨和蘇維埃的系統中實施改善和發展合作社的機構和活動的各種決定。」(二)

你們會說，這不大明確。是的，這在某種程度上不大明確是必要的。爲什麼說這是必要的呢？因爲如果要完全明確的話，那就必須徹底知道我們在全年當中所要進行的事情。但是誰知道這一點呢？沒有人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

第九次代表大會底決議，現在在束縛我們的手脚。該決議說：「隸屬於糧食人民委員會」。糧食人民委員會是一個很好的機關；但是當你重新審查對小農的關係時，使合作社一定要隸屬糧食人民委員會，就束縛着自己的手脚了，這在政治上是犯了顯明的錯誤。我們應責成新選出來的中央委員會去擬就並規定某些辦法和修改，檢查我們要做的前進的和後退的步驟，這就是說，這應當作到何種限度，如何保持政治利益，要變得輕鬆些應放鬆到如何程度，以

及如何檢查經驗底結果。從理論上說來，我們在這方面正是處於一系列的過渡階段和過渡辦法之前。對於我們，有一件事是很顯然的，這就是：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是假定我們的運動將依着直綫往前行進的。但結果，正如全部革命史所經常表現出的，運動却是曲曲折折地前進的。用這樣的決議把自己的手脚束縛住，是一個政治上的錯誤。在取消這個決議時，我們說，我們應當以黨綱爲指針，黨綱是着重指出合作社機構底意義的。

在取消這個決議時，我們說：你們要適應用實物稅來代替餘糧收集制這種情況。但是，我們在什麼時候進行這件事情呢？不在收割以前，也就是說，還要經過幾個月的工夫。這在各個不同的地區將都是一樣的嗎？絕不是的。把中央俄羅斯、烏克蘭以及西伯利亞，千篇一律化，將它們套進同一個模子裏去，那將是絕大的愚蠢。我建議把這個關於地方流通自由的基本思想，以代表大會決議的形式提出。我相信，在這以後，中央委員會一定會在最近幾天頒佈一封信，在信中會指出——自然，這要比我現在所說的更好些；不要損毀任何東西，不要性急，不要急急忙忙自作聰明，要這樣地進行，即要最高限度地滿足中農，而不致損傷到無產階級底利益。把這試驗一下，把那也試驗一下，在實踐上根據經驗來加以研究，然後和我們交換意見，並把你們成功的事情告訴我們，而我們便會設立一個專門委員會，或者甚至幾個委員會，來研究所搜集到的經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爲貨幣流通，是這樣一件事情，它能很好地檢驗出國內周轉是否滿意；如果這個周轉失常時，則貨幣就變成廢紙了。我們必須上十次地檢查所採取的辦法，以便以後在這個經驗底基礎上繼續前進。

人們會向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並且願意知道：究竟商品是在哪裏弄到的呢？要知道貿易自由需要商品，而農民則是很聰明的人，他們是很善於嘲笑人的。我們現在能否弄得到商品呢？我們現在是可以弄得到的，因為我們的經濟地位，在國際範圍內已經大大地改善了。我們正在與國際資本作戰，這國際資本瞪着眼睛看着我們的共和國說道：「這些傢伙們都是強盜，是鱷魚。」（這幾個字一個字一個字都由一位英國女藝術家轉告我的，而這種說法她則是從一個最有威望的政治家那裏聽來的）既然是鱷魚，那就只能加以鄙視罷了。這就是國際資本底呼聲。這就是階級敵人底呼聲，從他們的觀點看來，這是對的。但是這種結論底正確性，還需要在事實上加以檢驗。你既是全世界强有力的力量，全世界的資本，你既說：「鱷魚」，而你手中又掌握着一切技術，那末你就試來槍斃吧！然而當他這樣試做時，就發覺他自己更受傷害。那時，資本被迫不得不計及現實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說：「必須做生意。」這就是我們的偉大勝利。現在我要告訴你們，我們已有兩宗借款的建議，其數約達一億金盧布。金子我們倒是有的，但是金子是不能出賣的，因為金子這種東西是不能吃的。大家都破產了，在一切國度當中，資本主義各國之間的通貨關係，已被戰爭弄得混亂到不可以想像的程度。此外，要同歐洲往來，就需要有船舶，然而這我們却沒有。船舶是在敵人的手裏。我們同法國未簽訂任何協定，它認為我們欠它的債，那就是說，任何我們的船隻它都說：「這是我的。」它們有海軍，而我們却沒有。正是由於這種情況，所以，我們使用金子，至今只能到極小的、小到可笑的程度。現在銀行資本家方面，有兩宗願意借款的提議，數達一億盧布。自然，這

筆資本要獲取掠奪性的利息。但至今他們絕不談這一點的，至今他們只是說：「我要槍斃你，要白拿。」現在因為他們不能槍斃我們，於是他們就準備同我們做生意了。現在，同英國和英國的商約，可以說順利；關於租讓，也是如此。昨天我還接到樊得立普先生底一封信，他現在在這裏，信裏除了一堆怨言之外，還告訴我一大堆關於租讓和借款底計劃。這位先生乃是最講營利一類的金融資本底一個代表人物，他是同比較敵視日本的美國西部諸州有着聯系的。這樣，我們就有了取得商品的經濟上的機會。在這方面，我們能够怎樣來做這件事，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是相當的機會是有了。

我重複說一下，這種經濟關係底類型，即在上面好像是同外國資本主義結成聯盟的這種類型，使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有在下面與農民進行自由流通的可能。我知道，——而且我已經這樣說過了——這會引起一些嘲笑的。在莫斯科，有一整個的知識分子官僚主義的階層，他們企圖造成「輿論」。他們開始嘲笑說：「共產主義原來是這樣的！它儼如一個下面撐着拐杖的人，滿臉裹着綳帶，於是共產主義只是一幅莫名其妙的圖畫。」這類的譏笑，我已經聽够了，但是這些譏笑，不是官僚主義的，就是極其輕浮的！俄國是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擺脫戰爭的，就是它的情況最像一個被打得半死的人的情況：在七年之中把它打得遍體鱗傷，感謝上帝，我們居然還能够藉着拐杖走動！這正是我們目前的處境呵！誰如果以爲我們不要拐杖可以爬出去，那就是說什麼也不懂！當在其他各國還沒有發生革命時，我們要用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够爬出去，因此，只要能獲得先進的大的資本主義方面底幫助，我們便不惜從我們

的無限富源當中，從我們豐富的原料資源當中，耗費幾億以至幾十億。以後我們可以綽綽有餘地收回來。在一個空前破產了的國度內，而且是同樣也破產了的農民佔着人口絕大多數，如無資本底幫助，要保持無產階級政權是不可能的；自然，爲了這種幫助，資本是會掠奪百分之幾百的利息的。我們必須理解這一點。所以，或者是這種類型的經濟關係，或者是什麼也沒有。誰對於這個問題有另一種提法，那誰就對實際的經濟一點也不懂，他就是用這種那種俏皮話來搪塞。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即羣衆已經是精疲力盡與困憊不堪了。如果四年的戰爭，先進各國內迄今仍感餘痛，那末七年的戰爭，對於我們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在我們這個落後的國度裏，經過七年戰爭之後，這簡直就是遭受了空前犧牲的工人和農民羣衆的極端疲憊的狀態。這種疲憊，這種狀態是近於完全不能工作的狀態。這裏，需要有一種經濟上的暫息時機。我們打算利用我們的金準備，來取得生產資料。最好的辦法當然是製造機器，但是即使我們購買機器，我們也由此可以建立起我們自己的工廠。但是爲達到這個目的，需要工人和農民能够工作；然而在大多數的場合，他們却是不能工作的；他們已精疲力盡，他們已困憊不堪了。需要幫助他們，需要動用我們的金準備去購買消費品，而不顧我們以前的綱領如何。我們以前的綱領，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是在實踐上却是沒有根據的。我來讀讀黎扎娃同志的便條。從這個便條上，我們知道，已經買好了幾十萬普特的各種各色的食物，正以最迅速的方式從立陶宛、芬蘭和拉脫維亞運來。今天接到一個消息，說在